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婚姻家庭、妇女解放

北京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组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婚姻家庭、妇女解放

北京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组

说 明

为了我国人民司法实践、妇女运动、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我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关于婚姻家庭、妇女解放的言论作了一些摘录。

摘录共分婚姻家庭和妇女解放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为总论、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阶级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四节；第二部分：妇女解放。

摘录的言论，在每个小标题下基本上是按照著作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的。另外，为了便于查阅，我们在摘录后面还附有一个有关经典著作的书目摘录。

本摘录和分类有什么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指正，并向我们提出意见。

北京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组

1980年10月

目 次

第一部分 婚姻家庭

第一 总 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是无产阶级婚姻家庭观的基础

- 一、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家庭…………… 3
- 二、在阶级社会中婚姻家庭始终是阶级的…………… 9

第二 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

- 一、原始社会的主要婚姻形态…………… 17
- 二、家庭与氏族的关系…………… 32
- 三、原始社会的家庭经济、家庭公社…………… 38
- 四、妇女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 42

第三 阶级社会中的婚姻家庭关系

- 一、一夫一妻制婚姻和个体家庭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它最初便是阶级社会种种对抗的缩图…………… 45
- 二、家庭中的奴隶制、家长制家庭，男子的统治与妇女的无权地位…………… 50
- 三、私有制下的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言，它与通奸、卖淫相并存…………… 55
- 四、在私有制社会里，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权衡利害、以经济考虑为转移的事情…………… 58

五、资产阶级认为婚姻是一种契约，它把家庭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单纯的金钱关系·····	59
六、在资本统治下，一夫一妻个体婚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充分发展，资产者的婚姻在伪善的掩盖下变得更粗野、更丑恶·····	64
七、剥削阶级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家庭、资本主义制度使无产阶级的家庭遭受无比的屈辱、遭到破坏和瓦解·····	71
八、个体婚制下的离婚问题·····	81

第四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

第二部分 妇女解放

一、妇女受压迫的社会、阶级根源·····	99
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才能保证妇女获得解放·····	100
三、妇女力量在人类一切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妇女解放运动是整个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组成部分·····	103
四、妇女必须而且能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108
五、只有使妇女从琐碎家务中摆脱出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时，经过根本改变社会技术和社会风气的长期斗争，才能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	115
附：书目索引·····	125

第一 部分
婚 姻 家 庭

第一总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是无产阶级婚姻家庭观的基础

一、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 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家庭

宗教、家庭、国家、法权、道德、科学、艺术等等只不过是生产底特殊的方式，服从着生产底一般规律。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1884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3页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德国除外）从属的关系了。那末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的材料来考察和研究家庭，而不应该象通常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研究家庭。……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版第31—33页

在18世纪，家庭的概念被哲学家取消了，因为现实的家庭在文明的极盛时代已经开始解体。家庭的内在联系瓦解了，包括在家庭概念中的各个因素如服从、尊敬、夫妇间的忠诚等等瓦解了；但家庭的现实的驱体、财产关系、对其他家庭的排他关系、勉强的共同生活，——由于有子女、由于现代城市的建筑、由于资本的形成等所产生的关系，——所

有这一切虽遭到无数次的破坏，但都保存下来了，因为家庭的存在必然会受它和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的联系所制约的。这种必然性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法国革命时代，那时家庭曾经一度几乎完全被法律所取消。但家庭甚至到19世纪还继续存在着，不过它的解体过程变得更为普遍了，但这不是由家庭概念而是由工业和竞争的更高的发展所引起的；尽管家庭的解体早就由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宣布过了，并且终于通过法国小说渗入到了那些德国圣师中间，但是家庭仍然存在着。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版第196—197页

……从格律恩先生关于爱的论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作为一个真正的青年德意志派的美文学家，从傅立叶的批评中吸取的东西很少。他认为，从消灭婚姻出发还是从消灭私有制出发，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一方面的消灭必然会引起另一方面的消灭。但是，只有具有纯粹美文学式的幻想的人，才希望不从资产阶级社会中目前实际存在着的婚姻瓦解的形式出发，而从另一种婚姻瓦解的形式出发。在傅立叶那里他会看到，傅立叶从来只是从生产的改造出发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版第607页

当工厂法规定工厂、工场手工业等的劳动时，这最初仅仅表现为对资本的剥削权利的干涉。相反地，对所谓家庭劳

动的任何规定都立即表现为对父权（用现代语言来说是父母权力）的直接侵犯。温和的英国议会对于采取这一步骤长期以来一直装腔作势，畏缩不前。但是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

然而，不是父母权力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父母权力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父母权力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6—537页

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7页

杜林先生以前曾设想，不必改造生产本身，就能以社会的生产方式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样地，他在这里

想象，不必改变家庭的全部形式，就能把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同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分隔开来。这个家庭形式，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不可改变，使他甚至把“古代罗马法”（即使已略具“高贵的”外形）当作家庭永远奉行的标准，并且设想家庭是“遗产继承”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空想主义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义者看来，随着人们自由结成社会和私人家务劳动转为公共事业，青年教育的社会化和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了。此外，马克思已经证明（《资本论》第515页及以下各页），“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44页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

^① 见本资料第4页。

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30页

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介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着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一夫一妻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0页

二、在阶级社会中婚姻家庭始终是阶级的

……如果全体资产者都一下子违反资产阶级的规章，那末，他们就不成其为资产者了，——当然，这样的行为是他们所意想不到的，并且也决不是以他们的意愿为转移的。淫乱的资产者违反婚姻制度，偷偷地与人私通；商人违反财产制度，用投机、倒闭等方式剥夺别人的财产；年青的资产者到了能独立时候就脱离自己的家庭而独立，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而取消家庭。但是，婚姻、财产、家庭在理论上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们构成资产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基础，因为它们（它们是具有资产阶级形式的）是使资产者成其为资产者的条件，——这就象经常被违反的法律使信教的犹太人成其为信教的犹太人一样。资产阶级道德就是资产者对其存在条件的这种关系的普遍形式之一。不能一般地谈家庭本身。资产阶级历史地使家庭具有资产阶级家庭的性质；在这样的家庭中无聊和金钱是纽带，这样的家庭也发生资产阶级的家庭解体，但这种解体并不妨碍家庭本身继续存在。同家庭的肮脏的存在相适应的就是那种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普遍的虚伪掩盖下的神圣的家庭概念。在家庭真正被取消了的地方，如无产阶级那里，情况与“施蒂纳”所想的恰好相反。那里完全不存在家庭的概念，但往往毫无疑问地可以看到以非常现实的关系为基础的家庭情谊。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版第195—196页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以其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妻爱情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跟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相对立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象一个圣徒，象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7—488页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间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私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是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7页

妇女的地位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

只要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存在着土地、工厂、股票等等的私有制的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那末不论它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论它是哪一个最先进的国

家，那里妇女的地位都不是跟男子完全平等的。尽管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二十多年，这种情况并没有变化。

资产阶级民主在口头上答应给平等自由。事实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使是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于占人类半数的妇女，也没有给予在法律上同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以及摆脱男子的监护和压迫的自由。

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充满了冠冕堂皇的词句、动听的诺言和响亮的自由平等口号的民主，事实上，这种外表堂皇的民主掩饰着妇女的不自由和不平等，掩盖着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民主清除了华而不实的词句，对“民主主义者”的、地主的、资本家的以及靠高价出卖余粮给饥饿的工人而发财的饱腹的农民的假仁假义，宣告了无情的战争。

打倒这种卑劣的谎话！被压迫者与压迫者、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妇女没有摆脱男子依法享有的特权的自由，工人没有摆脱资本枷锁的自由，劳动农民没有摆脱资本家、地主、商人压迫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撒谎者和伪君子、蠢汉和瞎子、资产阶级和它的拥护者只管欺骗人民，鼓吹一般自由、一般平等、一般民主好了。

我们却对工人和农民说：要撕破这些撒谎者的假面具，要拨开这些瞎子的眼睛。要问问他们：

“是哪一个性同哪一个性平等？”

“是哪一个民族同哪一个民族平等？”

“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平等？”

“是摆脱哪一种压迫或哪个阶级的压迫而获得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

谁要谈政治、谈民主、谈自由、谈平等、谈社会主义，而不提出这些问题，不把这些问题提到第一位，不对隐蔽、掩盖和抹煞这些问题的行为作斗争，谁就是劳动人民最可恶的仇敌，就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就是工人农民的死对头，就是地主、沙皇和资本家的走狗。

两年来苏维埃政权在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中，为了解放妇女，为了使她们与“强”性平等，做到了全世界所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共和国在一百三十年中也没有做到的事情。

教养、文化、文明、自由这一切冠冕堂皇的字眼，在世界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是同极其卑鄙、极其肮脏、极其野蛮的妇女不平等的法律，即结婚法和离婚法、私生子和“婚生子”不平等的法律、男子享有特权的法律、屈辱和虐待妇女的法律等结合在一起的。

资本的枷锁，“神圣的私有制”的压迫，市侩的愚蠢，小有产者的自私，就是这些东西阻碍了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去干预那些卑鄙龌龊的法律。

苏维埃共和国，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一下子扫光了这些法律，彻底毁掉了制造资产阶级谎言和体现资产阶级伪善的一切东西。

打倒这种谎话！打倒那些大谈人人都能享受自由平等的骗子，因为现在还有被压迫的女性，还有压迫阶级，还有资本和股票的私有制，还有用自己的余粮盘剥饥民的饱腹的人。不是人人自由，不是人人平等，而是要打倒压迫者和剥